

常阴沙话的历史渊源

曹剑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说到常阴沙话的历史渊源，不得不先说说与常阴沙相关的成陆历史及人口迁移过程。

1 常阴沙的成陆

常阴沙位于长江出口处南岸，这里的成陆历史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长江出口附近江水流速减缓，自上游夹带而来的泥沙先后在江心淤积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沙洲。据历史记载（《沙洲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茂胜“沙上移民源流考”，《沙上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曹重道“刘海沙隶属纷争史实”，《沙上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自宋代开始，香山、东横河、盐铁塘以北的长江江心沙洲，就跟边滩逐渐积涨成陆。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江心沙洲突涨，更加速了与原来的长江沿岸联接成陆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海潮侵蚀和江流摆动，不但加速了这种淤积，而且随着江流易道变迁，江水的日久冲刷，使得江口两岸的陆地涨坍频繁。由于成陆早晚的不同，南岸的沙洲有老沙、新沙之分，常阴沙便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沙洲地区，属于北片，是在清朝中期以后先后形成的。

2 常阴沙话的历史渊源

常阴沙人通常自称崇明人，说的是崇明话。尽管现在的常阴沙话跟崇明话存在着细微差异，但它们确实同出一源。相传太仓、句容人迁崇明，崇明人迁海、启，海、启人又迁常阴沙。所以，崇、海、启（以及南通的一部分和如东的一部分）话及常阴沙话至今极为相似。

根据相关记载，常阴沙话的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崇明话的形成，大致发展脉络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2.1 从太仓话、句容话到崇明话

在历史上，崇明岛是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大约在唐代武德年间涨露出水面。崇明人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移民，据说最初是江南太仓、句容等县的农民来此垦殖，后来逐渐定居在这块新沙沃土上。所以，最初的崇明话应该是从太仓话和句容话演变而来的。这几个方言同属吴语，只不过如今句容的语言使用情况相当复杂，看起来似乎跟崇明话关系不大。但是，句容土著居民的方言属于吴方言，如今的复杂情况不仅因为句容市地处北方方言与吴方言两大板块的结合处，属过渡地带；更主要的是历史上经历了西晋末年匈奴入侵中原以及南宋时期异族金兀术的暴政统治等所导致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得句容人口中北方移民占了绝大多数，而祖籍就在当地的居民并不多了。而且，因受到占压倒优势的北方移民方言的严重的挑战，致使这里土著居民使用的吴方言不得不退居北方方言之后，并逐渐被北方方言改造和同化。因此，当年迁徙到崇明岛的句容人很可能是原来句容的土著居民。

2.2 从崇明话到海、启话

跟崇明岛的涨出时期相仿，长江口左岸也相继涨沙，海门（海门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书》）和启东先后成陆，崇明的部分贫民又先后北移，前往开垦，同时也把崇明话带到了江北，他们的方言逐渐形成了海门话和启东话。尽管这部分人后来成了崇明人所说的“北沙人”，但是，海、启话与崇明话几乎一致，只有极细微的口音差异。

2.3 从海、启话到常阴沙话

如前所说，随着江流易道变迁，江水的日久冲刷，使得江口两岸的陆地涨坍频繁。一方面，呈现出南岸与北岸涨坍相互交替的形势：江水时而冲向南泓，导致南岸陆地坍塌，北岸就涨积；时而江水回流向北，又导致北岸坍塌、南岸涨积。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南岸或北岸同一侧不同部位之间的涨坍变化。这种涨坍交替，造成了这个地区地理上的急剧变化，往往使成片陆地沉没、人们失去家园。如此形成的地理变迁，导致了人口的迁徙。

明末清初，今常阴沙的北部，即锦丰、三兴一带，开始形成江心沙洲。到十九世纪中叶，清咸丰年间，这里开始围圩造田，进行垦殖。当时长江下游这一段

水域的北岸坍塌严重，沿江一带失地农民和一些渔船民，如海门、启东、崇明、通州、如皋、靖江等地的人们，携亲带着，纷纷来此谋生，并逐步定居下来。例如，据笔者的祖父母当年（上世纪 40 年代初）所述，他们跟常阴沙地区的很多居民一样，就是从江北海门正在坍塌中的小海镇移徙此地的。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江心沙洲的不断扩大，围垦规模也不断扩大，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农民陆续受雇移来围垦，移民更是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陆续从崇明、海门、启东一带迁来的移民，他们的语音、词汇、语法近似，聚居此地之后，互相融合渗透，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那就是常阴沙话。

（此为写作大纲，原载 张家港市宣传部编《沙上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年）